H. H. MU CHINESE LIBRARY

唐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墓銘表

盛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諱昭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爲給事中上䟽笞於闕下謫爲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旣字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於顧爲童婦三年而室於山人孺人旣以童而婦無母之故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孺人姑亦極意拊育之如其女

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所爲縫紉漿酒糉飧滫瀡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廪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而道病既至家强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愁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間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毎至古

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為烈士當如是君自恨
其不得為而陰以縱史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
學慨然與之别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為意别三日
而產子山人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
若有鬼物嘯戶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
勸止及受笞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為動或怵曰
事叵測柰何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為動山人
舁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窘
徼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粮觸風雪為諸僮
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瘡劇左右護持百

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爲慼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爲之狀其行來請銘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噎噎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娶劉評事璋女可大早卒可興聘毛某女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祔錢孺人之昭其葬日爲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爲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爲乎來

齊望吳門旣阻旣遠匪姑之故胡爲乎返閶闔而來
閶闔而返今其休矣即安於坎

李郎中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illegible]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爲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爲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爲正德庚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　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謂

公蓄[illegible]方癸之遲且靳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　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蓋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

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為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為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為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間而已為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為散吏

而祠祭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巳决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爲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爲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說去于郎中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爲難蓋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爲易而去于嘉靖之時者則爲難蓋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

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始進人所銳也而公必去治朝人所幸也而公必去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爲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汩没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欲糲飰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少矣而况于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

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
為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
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為狀請銘于予予
是知公為尤詳公孝弟修于其家廉讓信乎其鄉多
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既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
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
郎諱阜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
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
姚篚孫男四人開閭闔闢開為邑庠生孫女四人初
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

欲爲公擇葬地公輙泫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毋于是子忠等葬公于某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詆彌下如蠅集垢樸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瘞河壖枯骨誌

髑髏完毀凡若干具其髆髃髀骺脊脅諸雜骨無算蓋出乎犬豬烏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齧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遂積疊河

壖久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掩骼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壖余與弟正之數往焉每相與散步河壖之上則見泥滓間圜者如破甌擕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玭玭若尚有光恠余三人者哀其澌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君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

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髆我股甲脊乙脅轃于一坎若藂葦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嘗見元虜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牛馬骨同葬況此輩莩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復何憾焉使髑髏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噱于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也

薛西原先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執言鉢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

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
養性之爲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内而不知無
爲之爲有爲也作老子觧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
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
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
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
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
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
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爲鵠以慎獨爲括以喜怒哀
樂未發爲奥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爲竅自是收斂耳

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而爲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縷于詩世絶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道則棄不復爲雖爲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病免起爲刑部[illegible]司

主事以才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後十八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論大禮先生自爲刑部時值　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爲人後解爲人後辨奏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爲權貴人所不懌矣已而竟主給事中某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觧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與之接不待叩其學而知其浮蚰埃壒之外其行已素峻潔

表裡皎然一無緇好惡無所假借其才雖高然坦易
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
者獨以三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
灌花澹如也而當世咸共惜之先生居鄉絕不肯爲
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爲之檢方製藥嘗脫綿襖施
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吾不愧此心耳
先生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
齋居士而世猶稱西原西原先生云薛氏故隸偃師
國初以戍武平遂爲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
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

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 初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妄意之言中則虛實動靜貫之矣言致虛則遺乎實矣言守靜則遺乎動矣寂而未嘗無感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內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虛靜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

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爲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兢巧巳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寔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戶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獲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靜虛立教有二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塗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黙然一悟與天游衍亳之南墟有鬱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范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嘉靖辛丑十二月十有九日武庫郎中來賢之母吳太孺人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先是來賢爲桐鄉縣知縣上其績

天子贈父霖以其子官而封吳氏爲太孺人後來賢爲武庫郎上疏請歸養不得報頃之擢武昌府知府取道南歸省覲抵蘇州則孺人訃至矣哭擗踊以奔及含斂焉于是葬有日來賢以其邑人河南副使陳君所爲狀來請銘順之與來賢同年而知來賢之爲人陳君又與孺人姻家也其言宜信乃許之銘按狀太孺人吳姓諱某都御史謚文恪公諱訥之曾孫女

贈知縣草心范君諱霖之妻文恪公仕永樂天順間以清直為國名臣子孫世其家為名家而孺人端黙婉娩其素所漸被者則然其在家為令女其歸於范也為令婦初草心之父范翁病且死嘗獨與其長孫來賢金孺人勸草心曰請均之草心于是私以金分給諸兄弟而以受金慰翁翁死諸喪葬費夥矣孺人勸草心曰請任之于是草心夫婦日夜獨自營葬具不令諸兄弟知草心兄弟六人甚輯也孺人又委曲護持其間每如是而草心居鄉故長者善忍獨嘗一日遇侮不能堪所知亦勸草心讐報之孺人不可曰

公何如人柰何與若輩較短長草心悟意遂解自是草心竟以謙退終草心好客客常滿孺人羞旨滑食客惟其豐雖夜半客未去孺人未嘗寢其自食一盂蔬淡如也而自率媵妾諸女奴織績雖夜半諸女奴未罷孺人未嘗先寢其待女奴若子女然有十餘年在孺人之側未嘗一被笞詈者其待媵妾若妯娌然有十餘年在草心之側未嘗一被色怒者蓋孺人性慈其行事一出於寛且厚而獨其於子也則嚴其教之讀書操行確確有規格常痛督之自來賢始學書孺人則日語文恪公讀書時事曰其篤也如是切切

然若懼其子之惰而荒也後從來賢於桐鄉則又日
語以文恪公在官時事曰其介也如是切切然若懼
其子之不爲節廉吏也以故來賢克自樹立有聲士
大夫間得於孺人之教爲多孺人父浚母沈氏浚以
文恪公爲大父而常熟之范譜以爲宋文正公裔也
子一人來賢娶知縣錢汝明女孫男一儀鳳爲庠生
孫女一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合於虞山南麓范
氏之祖塋草心公之兆銘曰中丞孫郡守母行也臧
數亦偶遇甲子榮以壽史氏銘之垂不朽

封文林郎大理寺右評事丘公墓誌銘

夫士之欲立名於後世盖亦鮮哉縉紳先生推其道術以陶鑄一世而書其勳於旂常蓬戶繩樞之儒苦身隱約至有濯肝鏤心著爲一家之言以行之久遠而不可磨此其人皆足以不朽乃若白首閭巷兢兢行誼終世無所缺玷然無嵬節崖行可以讋世而取譽又不能自奮於勳閥又不能以官自文且不幸不得自託於能言之士至於身死而影響黯昧罔顯於世者可勝道哉余所聞嘉定丘封君自其少時以至於老經營勞勩夙興晏卧督耕勸蠶以拓先世之業而能不自纖嗇惟以慷慨喜施推贏振乏爲事嘗讓

其故宅以居其兄而自搆宅以居凡昆弟之子若孫之孤而弱者字之如其子若孫女弟與昆弟之女子既嫁而貧者撫之如未嫁時卹族人姻婭之貧不能存者如其昆弟卹友人之子如其昆弟之子而為之贖還其所鬻田或嘗以子母錢予人而人負之者弗為較是以封君雖身有戶侯之富而橐中常無留金跡其所為可謂競競行誼無所缺玷而世或槩以其非嵬節崖行而泯之為善者不其懼乎封君有子峻始以進士起家官大理為

天子平刑獄聲聞於時則封君之顯也其亦有待矣

乎於是封君年八十有五以嘉靖乙未十有二月二十二日卒又明年丁酉二月二十四日將葬峻縗絰走毘陵述封君之行請銘於順之順之與峻同舉進士而知其爲人必不誣其先人者也宜爲銘雖然順之非能言者其何能使封君顯也封君諱鉞字允德曾祖子明祖震父剛母蔣孺人自封君而上數世皆鄉人所稱長者先娶於顧繼娶張繼娶周子男三長某先卒娶于陳次大理寺寺正名峻者也娶於張又次嶠娶于陸女一嫁洪悅孫男六東来蘖栗集臬東来太學生曾孫男一始封君嘗讀書以早持門戶不

竟其業然其心不能無冀於後及子峻治經爲文封君迺植桂于中庭以兆之後峻果以仕顯而封君由此得封文林郎大理寺右　評事而峻之先母顧與所生母王皆得贈爲孺人繼母周與妻張皆得封孺人人是以榮丘氏而賀封君果不負其志也封君從先人葬于邑之永福橋北沙岡銘曰守素履義幾耄以死胡不百年而止於此沒且不朽維君有子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　代父親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

人卒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爲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葬于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勉之女又妻于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爲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昺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于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娩克嫓嚴美蓋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爲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

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冀其有子甚于自冀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于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已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嗇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夭孫年

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某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爲楊孺人所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鋭周書皆孫出而鋭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爲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王母繆太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携其兄所纂次其母繆

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
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
養之之兄及姪之爲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盖徵
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爲其卜墓地
時頗有奇恠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決者久
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吉也某形者吉蛇形者不吉
覺而語諸子諸子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
其爲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
某地果形一如夢中余乃徙某形者竟吉嗚呼聖
人不語如此者何說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

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
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
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齓也孺人恐墜門戶
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産不得游蕩擇其幼
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毎漏下五鼓親叩寢
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嶄嶄孺人
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
白必詬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孺人性素
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説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
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

輙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爲粥以食饘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爲敘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矣孺人卒於嘉靖十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欽錀鎬鋭錀州學生鋭余同年進士也今爲武昌令鋭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爲憂孺人曰地之夷險惟君所命汝第寄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無以我故阻抑其志且此之未必非福也曾無戚容後鋭以能調曲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顔故鋭數

爲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illegible]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曾孫男四人初余既許之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銳爲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爲之孺人葬以某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崇斯墳神所基也山鬼獲門辟魑魅也氣如春溫君子憩也生以爲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也

鈍齋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

觧官奔歸將以明年丙午三月二十有七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旣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爲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戸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柰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illegible]卒先君泣曰汝母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且悉吾意時時課汝讀

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矣情
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籍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
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
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
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
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
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爲戒蓋欵欵望情以不愧先資
之言也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
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毋也吾
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

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恥爲譎祕媕婀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己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跲也相與搆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搆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祿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絕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市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郡

諸生則已奇情之為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耻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閒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深察其意氣蓋絕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蓋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為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

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
不獨其藝砥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
沿流泝源以爲翁誄

唐嘿菴墓誌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
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部中自尚書而下及諸
寮賻之錢若干乃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
錢爲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爲之請於上司
而祀君於學宮之旁鄉賢祠謂其邑人曰唐君邑之
君子也吾有司也不可不表章焉以勸今之人旣而

以書請銘于余曰唐君吾邑之君子也子史氏也不
可不表章焉以示後之人君嘗爲永豐知縣武定州
知州吏民爲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爲鄉先
生在永豐武定爲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採君之姻友
舉人陳君佐所爲狀爲之敘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
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
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爲諸生正德
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爲永豐知縣遷武定州知州
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
未嘗一日不兢兢砥厲名檢然於廉耻大閑則若生

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然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入國學時出游會有遺銀一褁君拾之因留不返須臾有號而至者詗之知爲巨商所遺銀五十兩遂出其故褁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蘄然不爲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爲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籍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夕則坐草讀書倦甚不解衣而卧覺則復坐至旦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爲州縣未嘗一日携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觳

夕而飯蔬羮豆搨茅以居有塞士所絕不堪者若曰
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爲江西刁訟邑而武定
爲山東悍州君旣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爲吏
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爲能故所設
科條其始若甚迂濶久之眞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
詔遂以辨治稱始至永豐知民之健訟起於錐刀競
利競利起於靡侈不節于是躬率以儉約節省供餽
時進父老爲陳務本嗇用周恤相保之義江西俗尚
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
永豐又素善爲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

於欲而匱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置木牌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欲理者左欲和者右久之民知終訟之無益也多立於右以求解君爲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爲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爲請毫釐無所假借寬貸以是君居縣數年閭里告訐豪勢請託之俗爲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撫綏疲人時清查軍伍一州解者三千餘人并長解軍婦總萬二千餘人君言于上官曰武定戶口纔三萬若是且空半州矣事乃止又有議欲濬州境徒駭故河者日費米石百君又言不宜浚

民脂髓投無益巨壑嘉靖戊戌
章聖梓宮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
諸內奄俾校横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洶甚奴叱諸
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
物諸同事者皆懼逃去君獨横身當之先是君命從
者舁一空棺窖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
吾與若詰錢所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
已辦死矣錢終不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
辦始君受命上官裒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
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

其餘還之公帑諸逋者皆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
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黙溫溫不見臧否其爲吏尤悃
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鍔片言折伏豪索敏銳集事
絕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卒空槖以歸
及朝
覲考滿入京師又卒空槖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
淹滯於世爲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
往有知君者至爲考曰廉介君趙清獻人以爲不誣
任郡縣久人情吏事諳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
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

三壻李某王謐孫男三思忠思信幼者在乳未名孫
女一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走海
南往陳白沙先生游以傳其子補齋君璣尤刻意清
苦風節竦一時君為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
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
文藝每曰人以心地為本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
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
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為之經紀其
家而速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為
吏廉者或刻惟君長厚温温悃愊凡人於鄉貞每絕

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諛美太史則宜

墓表

故戶部山東司主事陳君墓表

嘉靖己丑歲吾郡之士同舉進士者凡八人于是此八人者得群然咸聚于京師未幾則或去或留或去者復留而留者又踵以去其間得相聚京師者率不過四五人或三二人卌不能及于八人之數而其後無錫張君舜泉與余相繼罷去則此八人之中罷甘

兩人其後江陰陳君又卒于京師則八人之中喪其一人矣嗚呼是可嘆也憶昔此八人相與日夕具杯酒相歡笑此時固亦知其聚者終不能不散然殊不意其遽然縱使遽散去猶冀且復聚也然不意一散更不可復聚縱使散去不復聚亦不意升沉存沒邈然分隔遼至于此然此猶七八年之間耳使更復此十八年或數十年則人事之錯迕消息愈益不齊而其聚散升沉存沒之感計亦不止如此而已嗚呼此可以知人生之若浮與天地之為逆旅矣而亦何怪其然也歟然方其聚也則為歡然以喜其散也則為

之慨然以憶其罷而去也則或為之悵然以唁其沒而不可作也則或為之欷歔流涕以悲亦有情者之所不能已歟然則子達之亡此七人者莫不悲焉而余獨有所深悲于子達者以子達有樸茂愿慤之質有務為君子之志而學未及充乎其質力未及竟乎其志非惟大官老壽限于命而不可得而問學事業之可以自致者亦若有所限焉而未究乎其止也此子達之所以為悲歟彼區區聚散升沉存沒之感固又不足較矣子達諱詞自號茶丘居士以進士授戶部山東司主事歷官若干年而卒卒時年纔三十有

六陳氏故饒于貲而君能刻苦自植立其在衆人中
衣裳言貌絶不類紛華子弟而其在官絶不營營然
屑交游借聲譽爲富人事其爲户部嘗監太倉軍儲
又監淮安清江浦漕務最後檢校諸司章奏皆精鍊
謹潔能于其官而君自少孤事其叔青田如事父之
禮友其從兄子和如其親弟兄家之筦鑰一總于青
田而君不知焉君出入必禀于青田翁而後從事觀
君之居家與其居官而予所稱君之質與其志大率
可知也君始有二子而夭後君卒之八月其妻吳安
人始生一子名之曰之才安人系出恭靖侯良之後

有賢行而青田又爲之綱紀于外其必能相與立孤
以成君志也嗚呼陳氏之以善聞也久矣而君父敔
山公既舉于鄉又不顯以死至君且顯矣而天又嗇
之固將以昌其後乎曩癸巳之歲余再官京師會君
亦繼至于是所謂八人者獨予與君二人在京師後
雖繼有至者又不久以去而君與予至再更寒暑而
後別且以余之迂戇無似幸不爲此七人所棄斥而
君尤若以予爲可與者盖君于余交深而信篤如此
君之沒予安得默然無一言也君墓銘行狀既自屬
于學士張君與戶部主事曹君獨墓表未有所屬青

田翁以請于予蓋君未嘗有言而青田翁揣知君之意或在予也君世譜履歷則誌已詳故予獨序交游始終以道君之可悲者以揭于君之墓而又將以貽諸此六人者云

華三山墓表

華三山翁諱從智字克禎按察副使金之父也副使爲戸部主事時封翁以其官副使廉靜樸木有古人之風余心敬慕其爲人後乃稍聞三山公之行事而知副使之樹立有自也則又敬慕三山翁已而得翁所爲余山百詠詩其語類古之隱君子自足於一丘

一壑而不奸於物者余嘗欲走佘山訪翁以庶幾獲見所謂山澤之臞而未能也嘉靖壬寅四月十有四日翁以病卒年八十有二於是副使來請余表翁之墓嗚呼余於翁有感矣翁生爲富人而以子貴爲封官諸富人率陰陽予奪多其綱絡以力爭錐刀其貴人父兄或憑其氣力漁獵其人饜其谿心翁乃約已而豐人一切屏機穽不事賈田宅從其羸歛租息從其朒衣食人也從其羸自衣食也從其朒又諸富人與貴人父兄率飾冠帶都騶奴日夜碌碌以刺候造請結納爲事以厚其交而多其勢或時節往來府縣

門入則僂僂柔色詞以媚出則詡詡張眉目以矜翁獨一切謝去塞竇自藏在佘山三十年束帶見賓客之日可數也蓋翁之泊于利而疏于埶若此宜其發之詩歌而特有類乎古之隱君子也哉余是以諾副使君之請而表於其墓翁墓在佘山翁所自營也翁少嘗力於治生以逸其父西野翁後西野翁没翁遂去其故居而老于佘乃自爲塋塚因山而壘植一木必其材甓一石必其無淤費可若干金以上經營勤瘁且數十年而後完雖然古有說矣聲利腐鼠也形骸委蜕也故達者觧焉翁能不惓情於其一乃若不

能不恡情於其一焉者何耶且夫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後委蜕之藏與彼役其一生之力營營焉以計其身前腐鼠之奉其較亦何能大相遠而翁乃眈眈不置其亦未可以爲達歟或曰唐司空生嘗爲之矣司空生達人也故達乎死生之際則王孫之裸葬可也司空生之自爲塋塜而飲酒賦詩其中可也翁父酉野翁諱某祖某家於無錫之鵝湖華氏自翁十五世祖當宋南渡始自汴徙無錫居某地幾世祖自某地徙某地而五世祖又自某地徙鵝湖其墓亦隨所徙族大而墓散往往蔽草莽間翁遂爲巨

有數通各題小傳碣諸其墓爲識而翁始基於余翁毗云

按察司照磨吳君墓表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爲予以惡惡爲奪予與奪並故其爲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爲予以不得銘爲奪奪因予顯故其爲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爲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

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爊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予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予奪於其銘是余罪也雖然予奪非予之所敢

也是以欲絶筆於銘焉其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有
不能盡絶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官系世卒葬月日此
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爲表者
是維按察司照磨吴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
爲狀君諱文字從周號癭齋世爲無錫之閭江大父
諱某延云君少讀書爲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
試不中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
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
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

葬以卒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忞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爲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爲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爲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爲愧辭也乎故余敘所以不敢輕爲銘之詭及所以銘君之故而謹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爲文而授之忞慰使鑱諸墓上

彭翠岩處士墓表

古之人有書其人之墓者必其知足以知其人者也
智不足以知其人而據其所傳聞書之雖其當實君
子且以爲近誣而況其不當實者乎雖或知不足以
知其人而知其子弟則爲之書其父兄者今往往有
之然其不失實者亦或少矣自余稍知爲文惟書人
之墓則尤不敢不謹知不足以知其人不敢書雖或
知其子弟而亦不敢以書其父兄今余旣未足以知
處士而又未獲游於處士之子郡推君而特爲之書
者盖郡推君之僚於余父也最久而余父之知郡推
君也最深則因余父以知郡推君之爲人而因郡推

君之所稱述者以知處士之爲人其亦庶乎可以不失實焉否也按狀處士諱顯導道其字處士居常自言曰拙可以勤補而窘可以儉裕故其俯拾仰取凡所以家人生產之計未嘗不出於勤而其服食器具凡其所以自奉未嘗不出于儉然至貧不能屋者爲之屋貸而不能償者還其券或遇賢士君子其將迎而贈送之也必恭其貌而豐其儀故士君子樂與之游而鄉之人不病其爲纖嗇也其吏徭賦役凡所以急公家之事者先於所以謀其私至於禮其同室之休戚通其有無而孔懷其死喪其所以爲其父母之

子者先於所以爲其子處士既自以不能讀書爲儒
而獨屬意於郡推君郡推君之少也擇師教之而郡
督之曰若賴祖父餘業幸無饑寒而不刻骨自植立
而惰窳以敗是羞余也嘉靖壬午郡推君舉於鄉處
士且喜且督之曰更志其大者可也盖郡推君述處
士之行大略如此而余父爲余言郡推君之爲人縮
縮謹甚其治獄多所貸舍不以鍛鍊爲能雖艱楚常
恐傷之是殆有聞於處士長者之教乎余是以因余
父以知郡推公因郡推公以知處士而爲之記之也
處士諱翀祖希載父德甫自處士祖父而上皆不仕而處

士有子澄始舉於鄉令為永州府推官酃晏孺人狀以為安祥雍肅能助處士之不逮者也子三人長即澄次渾太學生皆晏出也次深側出也孫男六人天祿天礿天視天祐而天祿天礿天祐皆邑庠生天視太學生其二也幼未名處士卒於嘉靖某年月日年六十有三晏孺人卒於某年月日年五十有九至嘉靖丙申十一月日始合葬於萬載縣北九子石之崗處士系出宋待制忠肅公黿年之後世居臨江之
江至六世祖始徙袁之萬載城東而翁又
城北龍溪之滸龍溪逝南有岩積翠作

號曰翠岩處士余因爲之表曰是維翠岩處士之墓云

表

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方泉李君墓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三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沉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霆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

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肉踈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娩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于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熟視君益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

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閒獨喜爲詩然在衆中絕口未
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
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葬廬於墓側産芝三本
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
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己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
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充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
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
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
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
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鄭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是年

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閩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束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塗而已今

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傳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于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

殊恩暇則相與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奕或雜以詼諧嘲笑以極文儒墨士之樂于此之時彬彬雅

雅爭先恐後何其盛耶七八年間在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纔兩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委棄于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列以桀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耳其遇不可謂不幸

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雋盖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志余之所感云

晉安州判杭君墓表

嗚呼是爲吾友宜興杭君錫賢之墓杭君諱封錫賢其字號曰惺布政澤西公之子都御史雙溪公之兄子也乙未歳余罷官歸客宜興寔館於君余性褊且戇在鄉曲子子不能與人爲同然獨嘗心善君君自少以宦游子弟著文行其所納多海內知名之士顧余何取然君與余獨深相好也以是于君乎館余所館距君所居五六十里君數數往來候余或相對一室講論經史或邀余游東西溪及銅官諸山所至輙盤桓竟日或相與賦詩爲樂余是時居常以病謝客然於君之來未嘗不喜余於山水亦雅不甚好然於

君之請未嘗不從與君處久而益津津有味而亦益知君之爲人君外和而中介其遇事小心能忍待人依於謙厚於好善尤篤甚於世之嗜勢利者其臭味苟同雖其四海九州之人君縱不能徧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慕而求之其臭味苟不同雖其里閈姻戚之人君縱强與之接然其心未嘗不踈而遠之其慕而求之也然未嘗翕翕以相驩其踈而遠之也然未嘗悻悻以相許余以是益信君爲長者余既居宜興兩年會有春坊司諫之 命去如京師未幾君亦以選入就試北畿復得與君日夕往來如宜興時君居

京師尤自守不妄與人交獨余所善吉水羅達夫富順熊叔仁平涼趙景仁君介余徧與之游甚狎至於大官勢人之門雖君力能自通然絕不往也始君少時從澤西公在京師學於翰林諸先生其爲文有矩矱爲縣諸生已能出名聲然數試不利後爲太學生師事湛甘泉呂涇野鄒東郭三先生三先生亦深器君君益思自奮及余與君會宜興則君年且五十矣而其氣不少衰時時作爲文章包羅馳騁沛如也既試北畿又不利于是始就選將選有勸以賂者君艴然曰吾父吾叔並以直節蒞官吾繼不能似柰何以

此爲吾父吾叔羞竟不肯于是選普安州判官歸至淮病卒年五十有七自君在京師而余以狂言再謫爲民君送我於崇文門外眤眤不能別且謂余曰君去吾亦歸矣與君結廬深山以老焉可也未幾而君竟死嗚呼余烏得無情哉乃爲叙始終遊從之故與君爲人之大畧而書之於其墓

南京都察院都事樂易秦君墓表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旣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

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汞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
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illegible]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洽
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
多曰君君亦每自負及案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
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
嘉靖辛丑即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
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
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欲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
君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

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毋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群下不輕鞭呵中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乜筋不出蔬豆之外懼少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癱不能起又瘖不能言君以意揣其寒溫飽饑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即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即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當世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

君乃銳然自割於强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不中熱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然以公之自處猶未爲難人亦有言子而仕雖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能知是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節見旌君爲人悃愊無表襮之飾然重節槩厲廉隅不妄交游不輕謁於有司嘗畜古書數櫃閒居翻閱徧而復始君旣時文精絕其於古文詞則動稱老泉東坡李太白間爲之多似其語

然竟以末務不足爲爲亦多不緝其存者特類樗稿
與所脩秦氏世譜而已其於圖繪琴奕亦能知其妙
時寓意焉不好也君既自以詩書行誼守爲家法於
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談文守札耻爲世俗一切
之態銜衢之間褒衣矩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
庚子歲子涵孫禾舉於鄉癸卯孫梁又舉然君未嘗
躍然動色鄉之人亦不以子孫之堦於榮進爲秦氏
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盖吾友
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其說
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非其

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文學者以益脩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人

莆田林氏先墓表

莆田林君華述其先人之行而請余爲之表扵其墓曰少而爲儒老而投閒其績文強記推扵士人而好施善忍著扵鄉曲自少孤獨與毋居毋或不懌輙臥不食則跪俯牀下求親黨慰觧百方毋懌然後跪爲之起毋食然後食是吾大父洗心公之行也雖不爲

儒生章句然喜誦詩書考及簫管歌曲卜筮星曆之
學尤精康節易數而時諷其所爲擊壤詩故其平生
遇歡愉窮窘悲愁死生之變以爲是數也晗然絶不
以逆順生心少喪母喪哭之目盡腫數至失明後遭
父喪窶不能給則躬負尸於牀而鬻衣質屋以供含
襲尤善事繼母能委曲得其歡其後繼母寡居而家
又窶甚滫瀡襦縕之奉有豐無缺是吾父敬菴公之
行也寒煖飽飢起居盥頮事閑舅姑者以身任之不
以勞相遺井汲竈燎器滌衣澣棗栗挑剔家之瑣細
事閑妯娌者以身先之不以難相推諸妯娌見其卑

柔或侮以非意則善解遣之後有煦濡翕訿者又正色拒之久之諸妯娌皆服而舅姑則益喜是吾毋周安人之行也憶華之少也日則洗心公授之書夜則敬菴公與安人程督之每夜讀則敬菴公為之歌古詩及司馬公勸學文示華蓋欵以讀書稽古之榮而又若深望之以古賢聖事業然者華有過敬菴公或未知安人輒笞譙不為貸華嘗與丐者食則安人喜曰吾兒存心如是諸所教誘多此類嗟乎華不幸十三而喪吾大父十七而喪吾毋二十而喪吾父空乏顛沛不能存然思先人之義即以不忘湔勵自厲嘗

乏食竟日危坐讀易或雪夜衣絺覆草獨處慷慨歌
聲達旦里人頗誚華以容氣取窮華益奮激不改以
先人遺教在不敢背也華自壬辰登第至於今十有
四年而任令職所居官處患難臨民益思砥礪名節
深以罔上殘下冒進壞道爲耻以先人遺教在不忍
玷也顧先人之葬既久而華亦老矣大懼先人之善
泯墜不紀是以日夜悼心惟君與華相知深敢以累
君華之請余文也蓋在知鎮江之二年余諾之而未
有以應也後二年御史奏華激變事被逮京師華以
書別余曰茍君不遺余先人而終賜之華即死瞑矣

華發鎮江哭而送之江者幾萬人擁傳車不能行逮
者嘩貽且笑曰是可以爲激變矣華至京師上奏自
辨
天子以爲直而京師諸貴人亦多言華枉者於是
天子竟下　詔罪華而罷爲民以歸華于道遣其弟華
以書來曰華誠不自意復奉先人丘墓惟君所以嘉
惠先人者願終賜之嗚呼余於是益感涉世之難也
將爲籧篨戚施嚘咿唯阿苞苴承迎之行可以無讒
訶憎疾於人然或不免讒訶憎疾於鬼神而且遺先
人以惡名將爲矯世厲俗捐私奉公嶄崖狷潔之行

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然或不免譴訶憎疾於人甚者爲世戮辱以憂丘壠是兩者不知其孰可也以華之自處固以謂可以無譴訶憎疾於鬼神而貽先人以令名然卒不免譴訶憎疾於人既觸法矣然猶得免僇辱以奉先人丘壠以不爲譴訶憎疾者所快蓋非

天子明聖至仁保全善類則不及此故特爲紀之以著於世且使世之人知種德積行雖壈坎其身必發之於其子孫如林氏之先人秉道守正雖遭罹讒疾終獲保全如華者以爲仁人志士之勸其於世教未

必無補云

唐荊川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